

参 政 消 息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第0055期
新华通讯社编印

1957年4月24日 星期三

共同社北京特派记者报道

毛主席21日同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会谈内容

【共同社东京22日电】特派记者向井北京22日电：毛泽东主席和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浅沼团长等人21日会见时的问答如下：

(浅沼团长首先致意)

毛主席：我们是同志。日中邦交应该早日恢复。我相信日本应该完全独立。冲绳应该交还给日本。

浅沼：关于恢复邦交一事，两国在国内互有困难问题。这就是中国还未解决台湾问题，日本还处在美国的从属地位。不过，邦交不是不能恢复的。

毛主席：台湾问题也许要花费很长时间，但是一定要坚持地去做。花费时间的不光是台湾问题，日本对美国的问题也是这样。美国的问题不是在局部，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才能解决的问题。在日本以外的其他地区，也有美国军事基地，所以撤消军事基地的运动，应该同那些地方的人合作进行。日本是个强有力的国家，最先撤除也是可能的。世界上有十来个工业国，日本是其中之一，这样的出色的工业国受美国的统治是不可能的。

浅沼：日本的现状是从美国输入矿砂、大豆和煤，而这些东西，中国多得很，因此，这是个矛盾。把日本的工业力量同中国的资源结合起来是必要的。

胜间田：您对日本的侵略的看法如何？

毛主席：日本扩大军国主义侵略，吃了亏，所以不会再重蹈侵略复辙。扩大军国主义侵略已经遭到失败，所以全世界人民取得了很多教训。

浅沼：我认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日美安全条约应该取消。

毛主席：如果日本摆脱美国完全独立、恢复日本军国主义的可能已经消失、并且利用军国主义的因素已经不存在，日中两国就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浅沼：我愿意问一下两个阵营的军备问题。

毛主席：我赞成完全取消军队，那时将会保留某种警察制度，我反对花费很多钱，而又妨碍经济建设的军队。

浅沼：关于禁止原子弹和氢弹的问题，应该由大国签订禁止协定。而在签订禁止协定以前，应该停止实验。我们需要一个禁止生产、保有和使用的协定。

毛主席：我完全赞成。

曾称：应该充分传达给苏联。日本人很注意从空中给予日本的危险。

毛主席：苏联已经提出了禁止的建议。

周总理：英国要实验也应该在本国内进行，而不应该到太平洋去。对于英国，中国也要表示态度。

浅沼：中国即使经济力量壮大起来，也应该不保存原子武器。

毛主席：那么美国不听从忠告而保有原子武器的时候，怎么办？那时我们也需要有防御力量。总而言之，第二次大战后，美国特别强大，即使日本、中国、印度想有原子弹，或者已经有了原子弹，美国在那时还要有更多的原子武器。我们拼命地搞，也赶不上美国。原子能应该只用于和平用途。从武器中取消原子弹和氢弹，不是不可能的。应该考虑一下，如果发生第三次大战，会成为一个什么结果。

浅沼：我们没有外交权利，愿意把这次的会谈用联合公报的形式保存下来。

毛主席：我们愿意这样做。

日本政府的反应

【泛亚社东京22日电】日本政府领导人星期一对于北京的消息感到忧虑。内阁官房长官石田博英说，他认为，社会党使节团没有外交权利，因此不会承担任何义务。

石田说，从北京报纸消息的内容看来，社会党使节团破坏了对政府的诺言。由十个人组成的社会党使节团是根据这样的条件领到访问赤色中国的护照的：使节团只讨论能够促进两国关系的经济问题和文化问题。毛和社会党使节团讨论的问题显然是政治性和国际性问题。

同时，外务省人士对毛主席的建议（指签订中日互不侵犯条约——编者注）不予考虑。

【合众社东京22日电】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中许多有势力的党员在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问题上的看法是同社会党代表团一致的，而且高级政府官员正密切注视北平领袖的言论。

如果日本和共产党中国在一张会议桌旁坐下来时来到，那末他们在过去几个星期中所说过的话将强烈地影响双方的讨论。

这并不是说日本人喜欢共产党，但是有这样一种信心：日本在西方军事力量的支持下能够遏制共产党的军事进攻，它可以同共产党保持关系而不屈服于共产党。还有这样的感觉：共产党要在大陆中国呆下去，自由世界迟早将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同时，日本不能永远依靠西方，它必须建立它自己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

合众社说

日本人民肯定欢迎

【合众社东京22日电】毛泽东主席星期日表示愿意同日本缔结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各报今天以通栏标题刊载这个要求，它肯定会非常投合日本人的心意。

左翼人士，甚至亲西方的日本人都认为，这里驻有美国军队表明仍旧保持着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桎梏的残余。

现实的政府官员们知道如果没有美国人，日本就会遭到共产党侵略而束手无策，因此振作精神准备对付社会党人要求岸信介政府接受毛泽东建议的新政治攻势。但是，许多高级官员也认为这个声明是归入档案准备将来日本和共产党中国进行条约讨论的材料。

社会党将派

第二个代表团访华

【中央社东京22日电】今天自可靠人士获悉，日本社会党正在计划再派一批党的最高级领袖到北平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访问北平的第二个社会党代表团将包括像前副首相西尾末广和前众议院议长杜冈驹吉等右派社会党领袖。大家知道这些右派社会党人一直同美国来往很密切，而且对于在目前把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正常化的问题采取消极态度。

经党初步任命为访问北平的第二个代表团的团员大多数将是社会党顾问和元老。

目前正在中国访问的代表团同第二个社会党代表团的的不同在于，目前的代表团的使命是商定促进日本同大陆之间的关系的具体措施，而第二个代表团的使命是使社会党的元老和顾问们能够亲自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亲善会晤，和交换意见。第二个代表团的大多数团员以前从来没有到过赤色中国，而且他们到目前为止一直不同意左派社会党关于早日把同北平的关系正常化的意见。

可靠的社会党人士说，预料这第二个代表团将在六月间从日本出发，大约在北平逗留两周。

美官员透露美将拖延执行放宽禁运

【美联社华盛顿22日电】官员们星期一说，美国在执行它的放宽盟国对共产党中国贸易的控制的协议方面将采取慢慢的和慎重的行动。虽然美国是在同国会领袖们磋商以后作出新的决定的，但是政府官员预料国会将在度过复活节假日以后重新召开会议时将发出一阵批评。

美国官员们说，建议中的对于俄国的禁运货单和对于红色中国的禁运货单将必须一项一项地进行谈判。他们说，谈判将在巴黎举行，并且大概将费时许多月。美国政府尚未决定，它将愿意看到从中国禁运货单上取消哪些种类的货品和它愿意把已经列入这份货单的哪些商品加进俄国贸易禁运货单上。

洛甘报道我国反应

【法新社北京22日电】（特派记者：洛甘）这里今天以谨慎的满意心情对待华盛顿的下述声明：美国已经同意放宽对西方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所实行的禁运。

外交界认为美国政府这个行动是为了缓和和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采取的第一个惊人步骤。但是，官方人士拒绝从经济角度发表任何意见。他们指出，在得知巴黎统筹委员会决定从现在禁运货单上六百五十种产品中删掉哪些产品以前，是不可能讨论这个决定的重要性的。

这里压倒一切的印象是，英国和日本正在对美国发生一种缓和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在不久将来引起新的重要发展。这两个国家被认为是希望迅速改变同中国的贸易关系的主要国家，特别是日本。人们觉得，英国对于西德产品在中国市场上所占的巨大地位越来越感到担心。1955年波恩同北京的贸易额超过七千二百万美元，日本同中国的贸易额达一亿一千万美元，而其他西方国家同中国进行的贸易加在一起仅一亿三千四百万美元。

共产党中国1955年的全部对外贸易为四十四亿美元，包括同非共产党国家的全部贸易额八亿五千万美元在内。中国的消息灵通人士说，如果放宽禁运，向中国的出口量可能增加30%多。这样，中国的进口量可能从1955—56年度的五亿美元增加到大约六亿三千万美元。

【法新社华盛顿22日电】自由主义的日报“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星期一以“破产了的政策”为题发表的社论说：“美国对中国贸易实行片面的、完全的禁运似乎已经失去了一切现实的价值，可是国务院和国会还在死死抱着这种政策不放。”

社论指出，中国能够从其他地方来满足它的有限的入口能力。另一方面，这种政策将使得美国同它在远东的盟国之间的裂痕加深，使我国至少失去一个推销某种商品的有限的市场，并且使得同北平解决其他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这家报纸最后问道，政府坚持一种显然无效并且破坏盟国团结的政策的做法还要继续多久呢？

【法新社伦敦22日电】伦敦报纸今天对于美国政府决定部分地放宽向共产党中国出口非战略商品的禁运不热心。英报对部分放宽还不热心。

“泰晤士报”说，“英国对于华盛顿的决定态度可能将决定于美国人同意对那些货物取消禁运。”“泰晤士报”接着说：“着重指出贸易问题和承认北京政府或是接纳这个政府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是没有联系的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英国所以力促处理这个问题并不是谋求任何政治目的，它也不希望达到任何目的。但是靠贸易为生的国家的确需要非常正当的理由来禁止贸易。”

“每日电讯报”（保守党）对美国的决定表示欢迎，认为一定会消除“一个完全不合逻辑和无效的不正常状态”。这家报纸又说，英国能够期望从这个措施得到利益，“而它由于遵守禁运，已经使它的贸易丧失给比较会利用机会的竞争者。”

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

我“人民日报”13日社论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4月18日以“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为题发表社论，评我“人民日报”13日的社论。摘要刊载如下：

今天有另外一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解说人，他不是莫斯科的，而是北京的；他就是毛泽东。莫斯科通过“真理报”发表了中国“人民日报”的社论，这篇社论显然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不然就是得到他的批准的。

在社论中，作者承认了仍然在共产党国家发生的“矛盾”，这是共产党对于敌对情况的一种委婉说法。这篇论文承认，即使在共产主义打算实现的所谓没有阶级的社会中，人民群众同他们的领导之间还是会有磨擦。

这位中国作者主要批评官僚主义者，说他们没有了解情况。这个事实使人想起了西方历史学家所熟悉的一种现象：君王们时常同自耕农相提携来对付介于他们之间的贵族。

无论怎样，文章所提出的补救办法是可能得到任何社会的同意的，即承认工人同领导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避免采用官僚主义办法，这种办法只可能压制不满情绪，同时使“地方和总的管理”办法进一步民主化。

共产党的“自我批评”并不经常包含着很多实质的改变；但是共产主义不可避免地慢慢进行一种演变，这是全世界必须设法估计到的。

路透社预期运河谈判本周将进入最后阶段

【路透社开罗22日电】通常消息灵通的外国外交人士今晚说，有理由期望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的谈判会在本周以内进入“最后阶段”。他们说，埃及外交部长法齐昨天把埃及最近的想法告诉美国大使赫尔，同时还把这种看法告诉俄国大使和两个友好国家印度和南斯拉夫的大使，这些大使一直在目前的谈判中给予很大的帮助，提供他们的意见。

据信，谈判已经“非常接近”印度的梅农在去年10月提出的方案的“精神”。这项方案规定：由联合国调停纠纷；接受联合国技术人员关于管理方面的意见；在埃及的计划中将承认进行磋商和同运河使用国联系的必要性。

这些人士认为，埃及愿意早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它首先可以不必继续在管理运河方面发生赤字。估计每天的管理费约为十七万二千美元，而目前的收入只抵得上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目前通过的船只的最高记录是一天二十艘，而过去每日平均三十六艘左右。

苏丹政府和理查兹没有达成谅解

【美新处喀土穆22日电】苏丹政府今天“欢迎”美国特使理查兹对美的中东主义所作的“澄清”。据理查兹大使和苏丹政府高级官员们会谈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说，在这里商定，“这个问题将进一步予以研究”。

理查兹领导的美国代表团的发言人说，“由于代表团和政府只有短时间的接触，没有充分的时间达成最后的谅解”。理查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同苏丹官员们进行的讨论很融洽。他说，过去两天的会议主要是“我们这方面充分解释了美国的主义的背景和目的。苏丹政府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做了答复。我们也问了一些问题。就各个问题进行了自由和坦率的讨论”。

美蒋阴谋建立“东北亚条约组织”

菲律宾无意立即参加 南朝鲜不愿日本加入

【合众社马尼拉22日电】外交人士今天说：菲律宾将避开两个国家企图拉它加入一个可能组成的东北亚条约组织的活动。据报道：美国 and 国民党中国星期日曾经向菲律宾试探，看它是否可能参加这个组织。

华盛顿的计划者正在讨论几乎完全以东南亚条约组织为蓝图的一个东北亚组织。这个组织将在东北亚建立一个反共安全锁链，而以日本为一个

主要成员国。

这些外交人士私下说：菲律宾并无立即的需要和北部的亚洲邻国结成一个联盟。他们说：菲律宾在美国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其它成员国的帮助下，就能够抵御共产主义了。菲律宾和美国缔有双边防务条约，这两个国家又都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

【国际新闻社汉城22日电】南朝鲜高级官员今天明白宣称，只要考虑接受日本参加一个东北亚安全条约，大韩民国就不愿参加。

这些大韩民国高级官员对国际新闻记者说，美国希望建立这样一个联盟是“眼光短浅的”，因为建立一个以日本作为主要成员的东北亚条约组织只会替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铺平道路。大韩民国官员问道：“美国现在建立这样一个组织是想要得到什么好处呢，因为所有那些计划中的成员都已通过双边防御条约而同美国联在一起了。”

他们说，让日本参加这样一个亚洲条约将使日本能够公开地再次追求它战前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他们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企图在这个口号下用武力统一整个亚洲，但是如果吸收他参加一个东北亚条约组织，那末“不用放一枪”它就可以为实现这个梦想奠定基础。

合众社谈各国军事力量情况

并吹嘘美国原子核力量的“威慑”效用

【合众社纽约19日电】美国战略家从英国关于在以后五年内裁减一半武装部队的决定中看到两个主要因素：肯定这样一种理论：在原子核时代，基本问题不在于抵御进攻，而在于首先防止战争。肯定整个西方世界的和平和安全主要必须依靠美国的原子核力量的威慑效用。

根据这种观念，人力不再是重要的防御力量。重点在于科学和机器——以洲际弹道导弹代替超音速轰炸机，以导弹代替战斗机，以新的核武器快速军舰代替巨型军舰。原子核时代意味着新的战争不会让任何人有动员的时间。因此，美国的计划规定，任何常规武装部队的削减不能超过所规定的限制，只要需要这种经常的准备的的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有一千二百五十万军队，美国有一千二百三十万军队，英国有五百二十万军队，法国有五百万军队。在战后十年中，苏联有四百四十万陆军、海军和空军。美国有三百三十万，英国有八十万，法国约有九十万。

1956年年初，英国宣布削减到七十万名，到1957年4月，削减到六十九万名，并且计划到1962年总共只有三十七万五千名。一年前美国有二百七十九万七千军队，它计划在1961年以前减少到二百五十万，现在看来这个限度是可能达到的。法国的北非斗争迫使它延长服役期限，只有它的军队人数有了增加，今天约增加到一百三十万名，其中约有四十五万在北非。

苏联去年宣布裁减了一百二十万，而且说，到1957年5月1日，苏联将只有二百八十万武装部队。共产党集团总共约有八百五十万军队这个数字恰好比美国和它的盟国的军队总数略高一些，人们认为这决不是偶然的。

估计共产党中国约有二百六十五万军队，据某些消息说有三百万。没有听说共产党中国要裁减军备，虽然它在本星期声称，今年将分批实行复员。欧洲的共产党集团约有二百万军队，估计北朝鲜和北越约有七十五万军队。波兰有五十万军队，捷克斯洛伐克有四十万军队，东德有十一万军队，虽然它们都被认为正在裁减人数。

在西方国家中，瑞典有一支惊人的六十万人的陆军，而且它的空军在世界上占第四位，仅次于美、英、俄。意大利约有三十五万军队，丹麦有十五万，加拿大有十一万五千，澳大利亚有十六万二千。在南美，巴西的武装部队人数最多，共有三十一万五千名。

【本刊讯】“纽约邮报”4月5日以“俄国加紧进行核试验”为题刊载了美专栏作家罗·艾伦自华盛顿发来的电讯。艾伦说，俄国经常进行的核试验现在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重要意义。苏联试验的次数和速度第一次超过了美国，下面就是关于这方面的不吉祥的记录：

在过去十二个月中，西方的侦察设备记录了在俄国境内进行的十七次原子弹—氢弹爆炸。据信实际的数字还要多些。专家们认为共产党人现在能够进行秘密的核子试验。

虽然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对于这种极为重要的发展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是可以说这会对于军方对俄国核力量和能力的估计产生强有力的影响。这些权威人士现在感到严重的不安，认为苏联储存的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数量以及制造这些武器的能力被过低估计了。

总的说来，在核武器的数量和试验的次数方面，美国仍然是远在俄国前面。自从1944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的怀特桑兹举行的第一次原子爆炸以来，美国试验了七十六种核和热核武器和装置。在这个总数中，有六十次是已经宣布的。

自从俄国进行第一次原子爆炸以来的八年中，西方侦察设备记录了五十二次爆炸。专家们估计，实际数字可能高达六十次。即使所知道的这些次试验，也没有全部为斯特劳斯主席宣布。他只是在“透露这种试验对美国有利的时候”才透露这种试验。一直到最近，人们估计美国拥有的原子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

武器为共产党人拥有的八倍到十倍，氢弹为共产党人的二倍。

这些对于美国极为有利的比例现在正在被降低下来。情报当局和其他当局现在十分肯定俄国拥有下面这些东西：炸力一两千吨的原子战术炸弹到氢弹等“一套炸弹”。核大炮、海军水雷、防空导弹和射程达五百英里的其他导弹用的弹头。此外也肯定证实，共产党人在去年11月爆炸了一颗由“天然铀”制成的炸弹，这种炸弹被认为是现在所制造的最有力的核武器。

【美联社华盛顿19日电】美国会两院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主席达拉姆星期五说，俄国连续进行的原子核试验，表明苏联人拥有大量原子武器。但是这个委员会的另外一个委员范展特众议员说，这些连续进行的试验可能意味着俄国人仍然正在试图发明值得贮藏的武器。

达拉姆在接见记者时说，“这一系列的爆炸表明，他们有着大量做好了武器，而不只是原子核物质。如果他们供应不足，你不能指望他们会浪费武器。”但是范展特在另外一次接见记者时说，已知的苏联试验的总数（他估计是二十次左右）仍然少于美国已经进行的试验的三分之一。

范展特说，“当我们在一次接一次地进行试验的时候我们贮藏的武器并不多。我认为，苏联人现在就是那样在做——首先试验一种特性，然后试验另一种。在你肯定你有值得贮藏的武器以前，没有贮藏武器的问题。”

范展特说，他确信苏联有着能够造成“可怕的损失”的武器。但是，他说，他认为美国仍然比俄国领先大约二年，苏联人至今没有可以同美国的军火库比拟的从炮弹到超级炸弹的“大小小多种多样的”原子核武器。

杜勒斯又叫嚷要谋求“解放”东欧国家

【美联社纽约22日电】杜勒斯星期一坦率地告诉俄国，美国要谋求“被奴役的国家的解放。”他说：“要自由的压力正在”苏联集团内部“增长着”。杜勒斯在美联社年会午餐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还吁请国会和美国人民保持政府的对外军事和经济援助计划，而反对那些“热心节约”的人。他显然指的是某些国会议员。

杜勒斯的演说预先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充分同意。新闻秘书哈格蒂说，艾森豪威尔还在电话中同杜勒斯讨论了这篇演说。这篇演说是杜勒斯自从去年秋天以来对美国外交政策所作的第一次重要的综述，并且也是他在艾森豪威尔的第二届任期中发表的第一次演说。

杜勒斯说，美国应该怎样对付共产党“专制”的问题不是一个容易答复的问题。他说，美国已经树立了一个鼓舞全世界争取自由的力量的榜样，并且他向苏联卫星国家保证，“我们永远不会达成使它们吃亏的政治解决。”

他排除了美国采取行动来“煽动暴力叛变”的可能性，相反地他要求采取措施来“鼓励朝着自由方向的演变”。对俄国，他说，让我们也向苏联统治者表明我们的真正目的。我们谋求被奴役的各国的解放。他说，各卫星国已经不再是俄国的“驯服”的军事力量，“来源”了。

杜勒斯还说，国际共产主义“正在伺机攫取一些国家，这些国家的领袖们认为必须用嘲弄其他独立国家的办法来表现新得到的主权。”杜勒斯说这是“自杀的主权”。他说，美国希望新国家的独立“决非仅仅是共产党独裁制度的黑暗时期以前短暂的黄昏。”杜勒斯在这方面并没有提出任何国家，但是大家知道他觉得埃及在处理苏伊士运河问题时忽视了依靠使用运河的其他国家的权利。

【合众社纽约22日电】国务卿杜勒斯今天说，美国决定通过联合国来反对法英在埃及的侵略“是迫切需要的，如果不要让世界走在国联规约遭到无视时所走的那条路的话”。杜勒斯是在美联社在这里的亚斯多里亚旅馆中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午餐会上发表讲话时这样说的。他的演说题为“有能动性的和平”。

南斯拉夫去年的生产情况

【南斯拉夫通讯社布列俄尼7日电】联邦执行委员会今天的会议上，研究了负责一般经济事务的秘书处就今年年初经济活动所提出的报告。据在会议上谈到，过去时期和今年年初的经济活动表明，1956年所采取的稳定市场的措施已收到效果；首先是物价趋于稳定，库存商品增加，供求关系比较和谐。同时信贷政策也刺激了工业的发展。去年下半年，经济就趋向好转；工业生产增加了；购买力、需求和消费增加了。国内生产的增加和制成品进口的增加基本上满足了需求，工业产品的价格稳定，某些产品的批发价格甚至降低了。

去年，农产品市场由于农业生产不佳而受到影响。但是由于大量输入农产品，因此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比上一年缓慢。

联邦执行委员会估计去年市场的发展是良好的，因为工业生产的水平提高了，存货增加了，输出增加了，而工业产品的价格并没有增加。

今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将继续下去。去年，就业工人的人数增加了7%，生产增加了10%。在今年最初几个月内，工业生产增加的百分比大于职工人数增加的百分比。工业贮藏有充足的再生产的资料，货物的制

造和销售的一般条件是有利的，因此可以预料，工业生产将继续上升。

在农业生产方面，目前很难说可以预期有怎样的结果。在春季期间，播种的面积比上一年增加19%，比五年的平均数增加6%。鉴于这一点，如果气候条件正常，可以预期农业生产将更加顺利地发展，尤其是如果拨给农业的款项能够合理使用的话。

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别重大的因素是出口的进一步增加，在1月和2月间，出口额为一百六十一亿第纳尔（三百第纳尔合一美元），而去年同一时期则为一百〇八亿第纳尔。3月的出口额为九十五亿第纳尔。一个重大的成功是工业产品出口的增加，有色金属工业和铁工业产品、金属和电力工业产品、木材和纺织业产品的出口增加得尤其大。整个市场供应情况是令人满意的。国内工业消费品的存货和入口比以前在更大的程度上满足了需求。农产品市场的供应情况也比过去好了。

人民通过商品和劳务支出——不计算市场购买——而进行的消费在今年头三个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大约20%。今年头三个月的资本支出共计六百三十七亿第纳尔，而1956年的同期里是六百一十七亿第纳尔。

联邦执行委员会听取并且批准了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伏克曼诺维奇提出的关于他到埃及、叙利亚和希腊进行的访问的报告。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15日电】联邦国民议会主席斯坦鲍利奇今天说，农业发展是南斯拉夫总发展的根本问题之一。它不仅是一个粮食问题、不仅是应该为工业建立更广泛的原料基地问题、谷物入口引起支付困难的问题，而且可以说，农业的落后可以造成其他经济部门的停滞不前。因此，联邦议会不久将讨论的南斯拉夫长期发展计划中的首要问题之一将是农业发展问题。

斯坦鲍利奇说，南斯拉夫迅速改进农业的最好和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农业合作社进行社会基金投资。这个方法也是最人道的，因为它是以个体农民在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关系方面的自愿要求和个人兴趣为基础的。虽然，这个方法看起来是缓慢的，它却是在南斯拉夫的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的最迅速的方法。他强调指出，去年已经为加速发展合作运动创造了基本的条件，今年可以认为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年，特别是就澄清对成当走什么道路的看法而言更是如此。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17日电】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伏克曼诺维奇一泰波最近率领经济代表团访问了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他说，南斯拉夫和近东国家有着非常密切的政治合作，目前存在着把经济合作提高到比以往要高得多的水平的实际可能性。他着重指出，南斯拉夫的经济将由近东国家的经济来补充，更加密切的经济合作对于南斯拉夫和阿拉伯国家都有好处。

伏克曼诺维奇一泰波在今天“政治报”上所刊载的一篇答记者问中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南斯拉夫所特别感兴趣的是对近东国家的市场输出产品，主要是它的机器和电气制造业产品，冶金和木材工业产品以及各种农产品等。南斯拉夫还指望从这些国家进口小麦、棉花、石油、其他原料和某种加工工业产品。

伏克曼诺维奇一泰波在谈到南斯拉夫有可能同埃及和叙利亚进行更加广泛的经济合作的时候说，除了大规模交换货物以外，还有可能在计划、经济发展和交流技术经验方面进行互相合作。埃及和叙利亚的经济目前正在准备过渡到有计划的发展。在这方面，南斯拉夫的经济专家在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中得到了丰富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于那些国家的经济和计划人员是有帮助的。同样，南斯拉夫的技术专家在电气和地质研究工作方面具有足够的经验。在这方面，南斯拉夫也能对埃及和叙利亚提供宝贵的援助。伏克曼诺维奇一泰波说，在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提高农业生产的经验能够对南斯拉夫的技术人员提供宝贵的援助，他们目前正在类似的情况下从事发展农业生产。

路透社报道英共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会议情况

一部分知识分子党员的偏激意见受到驳斥

【路透社伦敦22日电】人们大发脾气和高喊“恶棍”、“敌人”，是今天这里的英共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会议的特点。

今天的争吵是由于数学家兼哲学家李维教授昨天的发言引起的。李维曾提到过去俄国发生的“可怕事情”，并且说，我在那里进行的两周访问期间，已经看够了，我这一辈子也不想再看了。”李维说，英国共产党领袖们知道当时的真情实况，但是却瞒着人民。他说：“我不想作一个将受自己的领袖欺骗的党的党员了。”

伦敦的一个记者罗斯坦今天回答李维的发言时，曾谈到“知识分子的落后和没有骨气”。谈到去年曾经给非共产党报纸写信或者写稿子来抗议匈牙利事件的那些共产党员的人数时，他说，共产主义初期的修正主义者并没有资本主义报纸的巨大资源可供他们使用。他说：“资本主义报纸随时准备给与党的敌人、给与脱党的党员以殷勤款待。”他这番话讲完后，有人鼓掌赞成，有人发出不同意的叫喊。

(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三版)

这时，一位车间代表麦劳林站起来高声喊道：“你是敌人，你这个老恶棍！”麦劳林由于最近在一家英国汽车公司煽起大罢工而被判罪和开除。

在这场风波后，党继续讨论关于党内民主的报告。

牛津大学的英国历史讲师希耳提出了一项主要修正案，这是党内革新者要使他们的意见得到倾听的一个斗争。希耳批评有专制的趋向，不信任基层党员，害怕党内讨论。他指责党生活在自己臆造的沾沾自喜的小天地中，他说，到目前为止会议上的最重要的发言是李维教授这样的话：“放一些新鲜空气到这个世界来。”他说，全国执行委员会认为，现在有二万七千名党员的党只是由于匈牙利事件而失掉了少数几个党员。但是七千名党员已经离开了。他说：“如果这个数目的三倍或是三倍以上的党员离开的话，党就不存在了。”他最后说，不应当以党的领导作为替罪羊。“对于党所处的景况，我们大家都要负责。”

希耳希望代表大会接受关于党内民主的委员会的少数报告。这个报告批评了少数的高级专职共产党人，希望修改选举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办法，使基层党员对于政策的拟订有较多的发言权。晚些时候将举行表决。

代表大会后来否决了一个党支部提出的要求苏联“停止核试验以显示道义上的领导”的提案。

关于党内民主的少数报告以二十三票对四百七十二票（十五票弃权）被否决。关于党内民主的多数报告于是以绝大多数票数被通过，大约有二十票反对。

巴西共产党关于党的活动及其任务等决議草案

【本刊讯】巴西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之声报”2月9日刊载了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56年10月签署的“关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教训、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巴西共产党的活动及其任务”的决議草案。

决議草案首先说，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广泛民主的讨论，研究了有关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及其重要教训、有关世界共产主义民主运动以及有关我党活动的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几乎拖延了八个月才展开讨论，是不可原谅的。这种拖延使得我们全党处于期待之中，使我们党难于应付它最重大的问题，因为苏联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的揭发，曾使我们全党深深震动。

决議草案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解体使自由而斗争的人民面临新的局势和新的问题。那些要求进步和独立经济发展的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即使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也能从这个体系的进步中得到好处。它们可以从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它们所需要的新式工业装备，而不需作任何政治性和军事性的让步，这同帝国主义国家所提供的明显具有压迫性质的所谓“援助”是恰恰相反的。殖民地附属国的人民今天可以通过取得或巩固彻底的政治独立、按照本国真正的民族利益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来实现彻底的经济独立。

我们时代的特点是，出现了为和平、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种种最不相同的流派，它们的队伍在日益增长。这些流派尽管在社会上、观念形态上和政治上有分歧，却能够而且应该围绕着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保卫人民的切身利益。

决議草案指出，在巴西，经济和社会情况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条件已经好了些，使力量的对比能够发生有利于民主、独立和进步的变化。广大的爱国民主力量，从工人阶级到资产阶级中的重要阶层，倾向于团结起来。少数绝望地反对我们人民的意愿和最高民族利益的反动派和美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越来越是孤立，人数越来越少。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在日渐激烈，这在一切政党中、在议会和政府内部都反映了出来。因此，显然可见，国内各种力量有一种向两极集结的倾向。

尽管已取得了相当成就，渴望巴西民主和进步的力量还团结得不够充分，因而没有能够制止某些针对爱国民主运动的打击，没有能够使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发生民主、进步性质的重大改变。

决議草案说，中央委员会研究了我们的经验和我国当前正在发展和迅速变化中的局势，而且考虑到今天世界的新形势，认为我们党的政策方针应该更广泛，更灵活，更大胆。我们的活动目标应该是促进一切爱国者和民主人士围绕着共同目标团结一致。巴西共产党应当同一切力量、舆论和政党求得谅解，取得协议。任何一个巴西人，只要同意我们主张的全部或某一部分，我们都愿意同他合作。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向各个政党的领导人和党员伸出手来。主要的一点是团结起来。

目前的政府能够当选和上任，是靠了广泛的选举联盟的支持，这个联盟的成员有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爱国民主力量，也有同种种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有联系的著名反动派。我们应该大力地依靠参加政府的爱国力量，并且要求政府采取新的措施来保卫民族主权，反对在国内建立恐怖专政的任何企图。同时，我们应该反对和揭露在政府中据重要地位的亲美反动分子，以及政府的消极的行动。

工人阶级团结的加强和工农联盟的发展和巩固，是稳定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决定性因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要求，值得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对于巴西的大资本家，我们的打击应该仅是针对那些出卖民族利益、投靠美国帝国主义者的一部分人。甚至对于大庄园主，我们的态度也取决于他们对争取我们人民的要求和权利的斗争采取什么具

体态度。我们永远要集中火力攻击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巴西的代理人。

决議草案在谈到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以后说，我们在党内实行的领导方法有许多错误。我们现在已开始检查我们的严重错误和缺点，对这些错误和缺点负有责任的主要是中央委员会，特别是主席团和书记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事实上被主席团和书记处包办了。中央委员会没有充分发挥它真正的职能；没有一种实行集体领导的气氛；没有进行自由讨论和意见斗争的必要条件。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团和书记处成了养尊处优的机构。它们远远地脱离党的群众和现实生活，因而就在它们的活动中产生了官僚主义的因素。命令和指示大量发下，甚至在最枝节的事情上也不例外，这就伤害或是压制了干部、党员和党组织的主动性。

过分的中央集权，领导者的骄傲自满，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方法，硬性的纪律而不是自觉自愿的纪律，造成沉闷气氛的粗暴的批评——这一切是我们的活动中普遍的现象，甚至是党内生活的特色，这就使很多干部和党员同上面有距离。这一切缺点的主要原因源于我们党形成的过程，源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源于仍然很活跃的领袖倾向，源于巴西社会中仍然存在的家长制残余。

今天，我们该在全党为纠正这些错误而展开坚决的斗争了。我们要善于在我们所处的秘密状态之下找到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之间的正确关系。必须遵守民主集中的原则，改善集体领导，更进一步鼓励和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适当地注意来自下面的批评。必需把党内民主提到更高的水平。

同样必需加强我们队伍中的思想斗争。我们要坚定地同一切与无产阶级思想不相容的表现和倾向作斗争，我们应该集中火力打击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是目前对我们党的活动危害最大的倾向。宗派主义曾经给我们的群众工作和对同盟者的工作造成严重的损失。我们的政治活动和实践活动带有强烈的“左倾”或宗派倾向，这甚至在最近重要的统一战线运动和群众运动中还有所表现。我们甚至没有什么现实理由，就同那些和我们想法不一样的人断绝往来，我们并不经常善于找到同这些人共同行动的基础。我们中间还普遍存有一种倾向，认为我们影响之下的群众团体一定得参加我们领导或支持的一切运动。我们不是经常善于适当地考虑斗争的条件，我们往往没有考虑到动员起来的力量如何，群众和盟友的情绪如何，就投入斗争。许多人听见我们在政治方面发表的十分激进的话，看到我们错误的工作方法，就害怕了，因而远远避开斗争和团结的立场。

主观主义在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的形式下使我们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教条主义机械地套用理论公式，企图以这些公式来适用于巴西的现实，原封不动地抄袭别人的并不总是适用于巴西具体情况的经验，这曾经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了必要的创造精神。我们不顾条件的迥然不同，生硬地抄袭苏共的许多建党形式。不加分析批判就贸然接受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思想，是我们活动中的普遍现象。教条主义使我们没有充分注意研究我国人民和我们党的斗争经验。我们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之下，为实现我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规划出一条巴西的道路。

决議草案最后说，中央委员会怀着对我党力量的深刻信心，就这个决議草案中所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中央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同全党合作，利用这次讨论中提出的材料和建议，起草召开第五次党代表大会的文件。

克拉克評赫魯曉夫最近关于苏南关系的談話

說这是未来大得多的和解的小小象征

【本刊讯】纽约“工人日报”4月17日在“东方和西方会取得新的和解吗？”的标题下刊载了该报国际问题编辑克拉克写的一篇文章说，“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发现赫鲁晓夫在15日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一次招待会上采取了“出人意外的和解”态度。据“纽约时报”记者说，赫鲁晓夫表示肯定意见说“国际局势正在改善”。

文章说，这位苏联共产党领袖还特地对南斯拉夫表示友好。他指出，最近苏联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恶化了，但是他强调指出，这种关系恶化完全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么严重，肯定地说，不像南斯拉夫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分歧那么严重。“真理报”曾以特别显著的地位刊载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对南斯拉夫的最尖锐的攻击，虽然苏联共产党人并没有完全采纳那种论调。

克拉克写道，“纽约时报”记者对于赫鲁晓夫的和解态度这样感到惊讶是没有理由的。只有那些把表面现象错认为事物本质的人才会对国际关系中的新趋势感到惊讶。本栏不得不再一次说：“你还没有看到什么呢。”这一些迹象仅仅是未来的大得多的和解的小小象征而已。由于去年秋天发生的情况，苏联共产党，还有中国共产党都极其迫切希望重建各共产党国家和共产党的巩固团结。它们显然觉得，这个工作比其他一切工作都重要。但是，既使在用它们一切努力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由于同西方的紧张局势增加，它们知道，争取共产党人“磐石般的团结”的运动本身并不是目的。

苏联和中国领袖们的行为是以召开一次新的最高级会议作为一个主要目标的。此外，他们认为这样一次会议会远远超过在日内瓦取得的任何成就。而这也不是要低估日内瓦会议的真正成就。

(上接第三版)

这时，一位车间代表麦劳林站起来高声喊道：“你是敌人，你这个老恶棍！”麦劳林由于最近在一家英国汽车公司煽起大罢工而被判罪和开除。

在这场风波后，党继续讨论关于党内民主的报告。

牛津大学的英国历史讲师希耳提出了一项主要修正案，这是党内革新者要使他们的意见得到倾听的一个斗争。希耳批评有专制的趋向，不信任基层党员，害怕党内讨论。他指责党生活在自己臆造的沾沾自喜的小天地中，他说，到目前为止会议上的最重要的发言是李维教授这样的话：“放一些新鲜空气到这个世界来。”他说，全国执行委员会认为，现在有二万七千名党员的党只是由于匈牙利事件而失掉了少数几个党员。但是七千名党员已经离开了。他说：“如果这个数目的三倍或是三倍以上的党员离开的话，党就不存在了。”他最后说，不应当以党的领导作为替罪羊。“对于党所处的景况，我们大家都要负责。”

希耳希望代表大会接受关于党内民主的委员会的少数报告。这个报告批评了少数的高级专职共产党人，希望修改选举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办法，使基层党员对于政策的拟订有较多的发言权。晚些时候将举行表决。

代表大会后来否决了一个党支部提出的要求苏联“停止核试验以显示道义上的领导”的提案。

关于党内民主的少数报告以二十三票对四百七十二票（十五票弃权）被否决。关于党内民主的多数报告于是以绝大多数票数被通过，大约有二十票反对。

巴西共产党关于党的活动及其任务等决议草案

【本刊讯】巴西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之声报”2月9日刊载了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56年10月签署的“关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教训、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巴西共产党的活动及其任务”的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首先说，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广泛民主的讨论，研究了有关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及其重要教训、有关世界共产主义民主运动以及有关我党活动的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几乎拖延了八个月才展开讨论，是不可原谅的。这种拖延使得我们全党处于期待之中，使我们党难于应付它最重大的问题，因为苏联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的揭发，曾使我们全党深深震动。

决议草案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解体使自由而斗争的人民面临新的局势和新的问题。那些要求进步和独立经济发展的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即使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也能从这个体系的进步中得到好处。它们可以从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它们所需要的新式工业装备，而不需作任何政治性和军事性的让步，这同帝国主义国家所提供的明显具有压迫性质的所谓“援助”是恰恰相反的。殖民地附属国的人民今天可以通过取得或巩固彻底的政治独立、按照本国真正的民族利益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来实现彻底的经济独立。

我们时代的特点是，出现了为和平、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种种最不相同的流派，它们的队伍在日益增长。这些流派尽管在社会上、观念形态上和政治上有分歧，却能够而且应该围绕着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保卫人民的切身利益。

决议草案指出，在巴西，经济和社会情况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条件已经好了些，使力量的对比能够发生有利于民主、独立和进步的变化。广大的爱国民主力量，从工人阶级到资产阶级中的重要阶层，倾向于团结起来。少数绝望地反对我们人民的意愿和最高民族利益的反动派和美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越来越是孤立，人数越来越少。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在日渐激烈，这在一切政党中、在议会和政府内部都反映了出来。因此，显然可见，国内各种力量有一种向两极集结的倾向。

尽管已取得了相当成就，渴望巴西民主和进步的力量还团结得不够充分，因而没有能够制止某些针对爱国民主运动的打击，没有能够使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发生民主、进步性质的重大改变。

决议草案说，中央委员会研究了我们的经验和我国当前正在发展和迅速变化中的局势，而且考虑到今天世界的新形势，认为我们党的政策方针应该更广泛，更灵活，更大胆。我们的活动目标应该是促进一切爱国者和民主人士围绕着共同目标团结一致。巴西共产党应当同一切力量、舆论和政党求得谅解，取得协议。任何一个巴西人，只要同意我们主张的全部或某一部分，我们都愿意同他合作。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向各个政党的领导人和党员伸出手来。主要的一点是团结起来。

目前的政府能够当选和上任，是靠了广泛的选举联盟的支持，这个联盟的成员有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爱国民主力量，也有同种种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有联系的著名反动派。我们应该大力地依靠参加政府的爱国力量，并且要求政府采取新的措施来保卫民族主权，反对在国内建立恐怖专政的任何企图。同时，我们应该反对和揭露在政府中据重要地位的亲美反动分子，以及政府的消极的行动。

工人阶级团结的加强和工农联盟的发展和巩固，是稳定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决定性因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要求，值得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对于巴西的大资本家，我们的打击应该仅是针对那些出卖民族利益、投靠美国帝国主义者的一部分人。甚至对于大庄园主，我们的态度也取决于他们对争取我们人民的要求和权利的斗争采取什么具

体态度。我们永远要集中火力攻击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巴西的代理人。

决议草案在谈到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以后说，我们在党内实行的领导方法有许多错误。我们现在已开始检查我们的严重错误和缺点，对这些错误和缺点负有责任的主要是中央委员会，特别是主席团和书记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事实上被主席团和书记处包办了。中央委员会没有发挥它真正的职能；没有一种实行集体领导的气氛；没有进行自由讨论和意见斗争的必要条件。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团和书记处成了养尊处优的机构。它们远远地脱离党的群众和现实生活，因而就在它们的活动中产生了官僚主义的因素。命令和指示大量发下，甚至在最枝节的事情上也不例外，这就伤害或是压制了干部、党员和党组织的主动性。

过分的中央集权，领导者的骄傲自满，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方法，硬性的纪律而不是自觉自愿的纪律，造成沉闷气氛的粗暴的批评——这一切是我们的活动中普遍的现象，甚至是党内生活的特色，这就使很多干部和党员同上面有距离。这一切缺点的主要原因源于我们党形成的过程，源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源于仍然很活跃的领袖倾向，源于巴西社会中仍然存在的家长制残余。

今天，我们该在全党为纠正这些错误而展开坚决的斗争了。我们要善于在我们所处的秘密状态之下找到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之间的正确关系。必须遵守民主集中的原则，改善集体领导，更进一步鼓励和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适当地注意来自下面的批评。必需把党内民主提到更高的水平。

同样必需加强我们队伍中的思想斗争。我们要坚定地同一切与无产阶级思想不相容的表现和倾向作斗争，我们应该集中火力打击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是目前对我们党的活动危害最大的倾向。宗派主义曾经给我们的群众工作和对同盟者的工作造成严重的损失。我们的政治活动和实践活动带有强烈的“左倾”或宗派倾向，这甚至在最近重要的统一战线运动和群众运动中还有所表现。我们甚至没有什么现实理由，就同那些和我们想法不一样的人断绝往来，我们并不经常善于找到同这些人共同行动的基础。我们中间还普遍存有一种倾向，认为我们影响之下的群众团体一定得参加我们领导或支持的一切运动。我们不是经常善于适当地考虑斗争的条件，我们往往没有考虑到动员起来的力量如何，群众和盟友的情绪如何，就投入斗争。许多人听见我们在政治方面发表的十分激进的话，看到我们错误的工作方法，就害怕了，因而远远避开斗争和团结的立场。

主观主义在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的形式下使我们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教条主义机械地套用理论公式，企图以这些公式来适用于巴西的现实，原封不动地抄袭别人的并不总是适用于巴西具体情况的经验，这曾经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了必要的创造精神。我们不顾条件的迥然不同，生硬地抄袭苏共的许多建党形式。不加分析批判就贸然接受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思想，是我们活动中的普遍现象。教条主义使我们没有充分注意研究我国人民和我们党的斗争经验。我们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之下，为实现我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规划出一条巴西的道路。

决议草案最后说，中央委员会怀着对我党力量的深刻信心，就这个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中央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同全党合作，利用这次讨论中提出的材料和建议，起草召开第五次党代表大会的文件。

克拉克评赫鲁晓夫最近关于苏南关系的谈话

说这是未来大得多的和解的小小象征

【本刊讯】纽约“工人日报”4月17日在“东方和西方会取得新的和解吗？”的标题下刊载了该报国际问题编辑克拉克写的一篇文章说，“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发现赫鲁晓夫在15日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一次招待会上采取了“出人意料的和解”态度。据“纽约时报”记者说，赫鲁晓夫表示肯定意见说“国际局势正在改善”。

文章说，这位苏联共产党领袖还特地对南斯拉夫表示友好。他指出，最近苏联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恶化了，但是他强调指出，这种关系恶化完全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么严重，肯定地说，不像南斯拉夫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分歧那么严重。“真理报”曾以特别显著的地位刊载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对南斯拉夫的最尖锐的攻击，虽然苏联共产党人并没有完全采纳那种论调。

克拉克写道，“纽约时报”记者对于赫鲁晓夫的和解态度这样感到惊讶是没有理由的。只有那些把表面现象错认为事物本质的人才会对国际关系中的新趋势感到惊讶。本栏不得不再一次说：“你还没有看到什么呢。”这一些迹象仅仅是未来的大得多的和解的小小象征而已。由于去年秋天发生的情况，苏联共产党，还有中国共产党都极其迫切希望重建各共产党国家和共产党的巩固团结。它们显然觉得，这个工作比其他一切工作都重要。但是，既使在用它们一切努力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由于同西方的紧张局势增加，它们知道，争取共产党人“磐石般的团结”的运动本身并不是目的。

苏联和中国领袖们的行为是以召开一次新的最高级会议作为一个主要目标的。此外，他们认为这样一次会议会远远超过在日内瓦取得的任何成就。而这也不是要低估日内瓦会议的真正成就。